

淮  
北  
花  
鼓  
戏  
剧  
团  
发  
展  
历  
程  
纪  
实



安徽美峰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风雨花鼓情

春风化

景  
何特

村东社

深生重

# 风雨花鼓情

淮  
北  
花  
鼓  
戏  
团  
发  
展  
历  
程  
纪  
实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百联图书出版集团

# 風雨花鼓情

## 觀後感言

休閒之餘，饒有興趣地翻閱了“風雨花鼓情”，這是華立仁同志以攝影的形式真實反映了淮北花鼓戲劇團的發展過程，看後思緒萬千，久久還在回味之中……

華立仁同志十三歲從藝於淮北花鼓戲劇團，從學員、演員、導演到團長，歷經坎坷五十五年。他和全團演職員一起進街巷，下工廠，轉戰鄉村馬不停蹄。雨中演戲，長年奔波，敢闖低谷，屢破難關，保住特色，創出精品，在淒風苦雨中闢出一條新路。使這個古老的淮北人熱愛的花鼓戲煥發了青春。回憶過去，艱難的歷程不要忘記，更要與時俱進開創美好的未來。

把握特色保遺產  
歷經磨難求發展  
繼承創新增活力  
與時俱進再爭先

海時瑛  
二〇一一年六月八日

## 作者简介

华立仁，男，汉族，1944年生，安徽省固镇县人，大专学历，国家二级导演。中国戏剧家协会安徽分会会员，安徽省导演学会会员。1957年考取宿县戏曲进修班，毕业后分配到宿县淮北花鼓戏剧团任演员。1966年从事导演工作，1981年考取安徽省戏曲导演班，毕业后任淮北花鼓戏剧团专职导演。1992年5月任淮北花鼓戏剧团团长兼导演。

1995年2月被安徽省文化厅、安徽省人事厅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2010年10月离任。

70年代导演淮北花鼓戏《新人骏马》三次进北京演出，并参加国庆游园活动。《三保险》《童言无忌》获1992年安徽省计生小品大赛最佳导演奖；1994年11月《童》剧又获第二届中国文化奖、优秀导演奖；《村官见村官》获曹禹杯小品大赛导演二等奖；《俺从灾区来》获华东六省一市小品大赛优秀导演奖、文化部铜奖；《我和奶奶是战友》获安徽省小品大赛一等奖、全国小品大赛银奖；《宋兕昏存款》获全国职工小品大赛导演二等奖；《开发票》《山外青山》《爷爷奶奶和孙子》获全国小品大赛导演一等奖；《爷》剧于1993年5月31日选调中南海怀仁堂为中央领导人演出。



## 序

王永敬

华立仁的《风雨花鼓情》这本书，精选了他任宿州淮北花鼓戏剧团团长期间为剧团拍摄的2000多张照片中的300余张。其中有剧照，也有舞台上下、戏内戏外演员们的工作照、生活照——和领导、观众、专家们在一起的各种照片，记录了剧团近20年的变迁、发展，有苍凉也有阳光，有哀伤也有欢乐，有挫折也有成功。

华立仁从演员到导演到团长，始终都是宿州花鼓人。他上任团长的1992年，正是中国戏曲乃至所有传统舞台艺术跌入低谷已有10年左右的时候。那时即便是大都市、大剧种的大剧团，也都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上座率通常在三四成。所谓“大演大亏，小演小亏，不演不亏”，正是那种状况的写照。而淮北花鼓戏剧团，作为小地区、小剧种的小剧团，甚至还经历了不止一次被裁撤的危机，其困境就可想而知了。华立仁接手剧团时，账上的现金仅剩一角钱，债务却有4万多；办公室、排练场、仓库、宿舍、服饰道具等等，要么被别人侵占，要么破烂不堪，要么不知去向。总之，整个剧团只剩下一枚公章、一块招牌，其余皆空空如也。这在全国都极为少见。我们翻阅一下《风雨花鼓情》的第一集，就可以深切地感受到那种不可名状的凄凉和哀伤。更关键的是，花鼓戏的人心散了，转业者有之，自谋出路者有之。但是，华立仁没有走，不仅没有走，还责无旁贷地接手了这个遍体鳞伤的剧团。当时还有其他十几位坚守者，愿同他一起向厄运挑战。他们要做永不折腰、重振事业的花鼓人。所谓“困兽犹斗”，无私者最无畏。

苍天不负有心人，几年后，他们的奋斗终于结出硕果，逐步走出困境。直至今日，花鼓戏剧团可以说已重见天日，阳光灿烂。宿州花鼓人正走在康庄大道上！他们是如何奋斗的？他们取得了哪些令人鼓舞的成绩？关于这些，读者可以阅读《风雨花鼓情》的第二、第三、第四集，我就不在这里一一赘述了。我想谈的是宿州淮北花鼓戏剧团的曲折历程，他们创造的



奇迹，给予了我们哪些启示。

启示一，定位准确，找准方向。人在社会中要找准自己的位置，高了会自我膨胀，低了会自惭形秽。定位准确就胜不骄，败不馁。一个集团，一个团体同样如此。剧团就是一个团体，它在前进的道路上对自己的定位要有清醒的认识。华立仁认为他所在的剧团，就是一个基层剧团，它所面对的受众就是基层群众，在宿州这个地区就是180万农民兄弟，当然也有城镇的市民。这个定位帮他找准了创作的方向，那就是创作演出农民兄弟最爱看的戏，而不是大都市的群众或是知识分子们爱看的戏。当然不同的受众并没有绝对的界限，但审美趣味还是有差别的。不适当掌握这种差别，就会失去越来越多的观众。戏曲离开观众怎么生存？华立仁和他的同志们，为自己确定的创作原则是“一土、二新、三美”。其中的“土”最为重要，因为它最适合他们所面对的受众。自1992年始，淮北花鼓戏剧团除演出传统戏外，还创演了像《桃花马》《马大婶招聘》《彩云滩》《桃花三月》这样的反映农民致富奔小康的现代喜剧；以很大精力创作排演了许多小品，如《三保险》《爷爷奶奶和孙子》《开发票》《宋晷兑存款》《俺从灾区来》等等。这些来自于农村基层群众生活的戏受到当地观众的热烈欢迎。顺便说一句，这些来自于最基层的戏未必不是精品，像《三保险》《俺从灾区来》等等都曾获得媒体（包括省外媒体）的高度评价，连连获奖，《爷爷、奶奶和孙子》还进过中南海为中央首长演出。

启示二，深入基层，扎根民间。20世纪80年代初，“戏剧危机”刚开始蔓延的时候，张庚先生就在一次春节团拜会上呼吁过剧团要到民间去。我记得当时的情形是，戏剧界普遍惊呼“戏剧危机”，但剧团却死守大城市，死守大剧场。艺术到底是应该活在“殿堂”中还是民间？我以为即使是来源于工农兵生活的作品也不应该将它锁在“殿堂”中。要明白艺术是不能高高在上的，尤其是戏剧这样的艺术，它的本质是大众艺术，一旦成为小众艺术，它离死期也就不远了。剧团要“活”起来，就要到民间去。这是它唯一的出路。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关部门领导年年都组织“送戏下乡”活动，这样做是明智





的。但要指出的是，这还只是特定时节的活动，而不是常规。华立仁接手剧团的重要措施就是积极与乡镇“联姻”，与企业“联姻”，送戏下乡，深入农村。农村向来是地方戏曲的大市场，抢占还是放弃这个市场，至少在现阶段是决定地方戏曲命运的筹码。当然，抢占这个市场，剧团的演职员们是要吃苦受累的。华立仁和他的同志们，乘的是手扶拖拉机，睡的是麦草铺成的“暖窝窝”，砌个地锅烧饭，打个地摊演戏，音响只有两个大喇叭，服饰只能自己缝制……其艰辛非局中人不能想象。他们就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进村串庄，坚持为农民兄弟演戏。他们曾在大营镇15个行政村一年演出60场，曾经17天演出32场。几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打开了局面。清晨进村，乡亲们敲锣打鼓放鞭炮，热烈欢迎。午间休息，乡亲们三三两两拉他们回家吃午饭；下午演出结束，乡亲们恋恋不舍目送他们离别。“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能体会到村口唱大戏，演员与群众面对面交流的愉悦。”华立仁如是说。他们一心一意为乡亲们服务，乡亲们热情亲切地拿他们当朋友，演员和观众水乳交融，到了这样的境界，你还会为“戏曲危机”发愁吗？

启示三，打造队伍，能攻善战。艰苦创业需要一支肯吃苦，能攻善战的队伍。华立仁接手剧团的“第一板斧”就是整顿队伍。采取的具体措施是“一退休，二内退，三调出，四留用，五增补”。将老者、病者、不适合者按政策妥善安置，留下精兵强将轻装上阵，以利再战。所谓“精兵强将”，除了业务能力强外，最重要的是要有对花鼓戏的挚爱和对未来的信心。在困难面前既要有艰苦奋斗的意志又要有乐观主义的精神。我们看书中送戏下乡演员们的纪实照：卸车搭台不怕累，围着地锅吃饭乐呵呵；转战乡村马不停蹄，雨中演戏一丝不苟……正是这样一支强悍的队伍挽救了花鼓戏，盘活了花鼓戏，发展了花鼓戏。而这支队伍之所以如此强悍，除了因为自身具有特殊的素质外，还因为领头人华立仁的表率作用。华立仁有着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不因为是团长就搞特殊，有福同享，有苦同当。他工作不分节假日，一心扑在剧团里。内部管理讲民主，处理矛盾讲原则，当奖则奖，该罚则罚，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在他的带领下，这支队

伍始终团结一致，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值得注意的是，在送戏下乡的同时，华立仁还注重招收学员进行培训，发现好苗子收进剧团精心培养。一旦他们能够上台时，就让他们在演出实践中锻炼。这是极具战略眼光的一条措施，在极端的困境中就想到了花鼓戏接班人的问题。当然这也是为增补当时演员空缺的紧急措施。由此看来，这支队伍老中青结合，工作中能吃苦，艺术上肯钻研，终于在凄风苦雨中走出一条康庄路。

淮北花鼓戏剧团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离不开当地党和政府部门的关怀和支持，《风雨花鼓情》第二集的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有一段动人的故事。排演新剧目，他们到场观摩慰问；送戏下乡，他们路边叮咛送行；招收新学员，他们参加考评；改革方案，他们参与指导，遇到困难，他们拍板解决。正是在领导的亲切呵护下，剧团得以成长。

淮北花鼓戏于2008年已载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的历史文化价值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它的生存、发展条件也因此得到应有的保证。但是淮北花鼓戏的最终命运还是要靠花鼓戏人自己去把握。往后的花鼓戏人，在物质条件有了充分的改变和提高的情况下，精力当然要集中在艺术上。我以为有三条不能忘：继承、革新、精益求精。没有继承，花鼓戏就会失去它的特质；没有革新，花鼓戏就会失去它的活力；没有精益求精，花鼓戏就只能流于平庸。

不过，更重要的一条是，不要忘记华立仁和他的同志们，是这一代人挽救了淮北花鼓戏，发展了淮北花鼓戏。这本《风雨花鼓情》就是见证。

2011年6月24日于上海



# 目录

## 前 言

### 第一集 艰苦奋斗

- 5 第一组 艰苦的环境
- 18 第二组 幕后的演员
- 23 第三组 自制的小舞台
- 26 第四组 艺术培训中心
- 30 第五组 “南征北战”演出忙

### 第二集 关爱支持

- 48 第一组 参赛获奖
- 56 第二组 颁奖表彰
- 62 第三组 关爱支持
- 83 第四组 人才培养
- 92 第五组 流动舞台车

### 第三集 申遗传承

- 101 第一组 申遗宣传
- 111 第二组 专家风采
- 119 第三组 文化遗产日
- 122 第四组 继承与传承
- 136 第五组 采风与传播

### 第四集 繁荣发展

- 145 第一组 歌舞
- 154 第二组 小品
- 159 第三组 花鼓戏唱段
- 163 第四组 花鼓小戏
- 167 第五组 大型剧目
- 172 第六组 器乐演奏
- 176 第七组 我们曾经在一起

## 后 记



## 前言

淮北花鼓戏是地方戏曲稀有剧种，淮北花鼓戏全国仅此一团。花鼓戏人曾有过艰辛，更有过辉煌，曾有过酸辣，也有过甜蜜。花鼓戏，她给予人们无比的愉悦和欢乐，是文艺百花园中一枝瑰丽的奇葩，至今一直受到世人喜爱。

我一生作为淮北花鼓戏剧团的工作者，从演员到导演，从导演到团长，历经花鼓戏剧团艰辛奋进的岁月与辉煌兴起的春秋。从戏外到戏内，从戏内到戏外，一桩桩、一件件，五味杂陈，积淀心底。

我的事业决定了我的一生。我爱艺术事业，我更爱花鼓戏，称不上痴爱，但我向来对花鼓戏怀有尊崇、眷恋的情愫。十年动乱后期，花鼓戏剧团遭到撤团厄运。1983年，花鼓戏剧团又被强制改成梆子戏，但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指引下，在中央文化部、安徽省人民政府以及花鼓戏人的维护下，恢复终究替代了裁撤。但好景不长，花鼓戏剧团又被取消了编制，人员分流，淮北花鼓戏剧团又受了致命一击。花鼓戏剧团命运多舛，历经磨难，人员和公物设备大量流失，剧团只剩下一个空空的躯壳。没想到在这萎缩凋零的境遇中，新上任的文化局局长决定让我担任淮北花鼓戏剧团团长。不担任的话，我将背叛热爱花鼓戏的初衷。于是我接下了全团账上只剩下的一角钱和一枚剧团公章，开始了艰难的二次创业。

1992年—2010年，剧团经历了那刻骨铭心的辛酸岁月，在我任花鼓戏剧团团长兼导演的近二十年间，从剧团创业、振兴、改革、发展与排练、演出、参赛、获奖等活动中，我拍摄下一张张真实的照片。这些历史的留影，凝聚了花鼓戏剧团全体职工的心血与汗水，反映了花鼓戏人挚爱花鼓戏艺术的追求，体现了各级党和政府领导对花鼓戏艺术事业的关爱。

为使剧团的今人与来者更好地继承和发展淮北花鼓戏艺术，感悟这一段发展的历程，特将2000多张照片筛选成集，留作剧团的史鉴，激励后人为花鼓戏的艺术事业继续努力奋斗，这是我唯一的心愿。

华立仁







## 第一集 艰苦奋斗

有位哲人曾说过：“每个人的人生都具有戏剧性。”作为一个数十人的生命集合体，花鼓戏剧团也不例外。剧团的发展史，恰如喜怒哀乐的戏剧性人生。淮北花鼓戏剧团成立于1957年，她三次经历过撤团、人员分流，一幕幕不堪回首的往事，深深地伤了花鼓戏人的心。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呼救声中，在各级文化部门的支持下，花鼓戏终于又回来了。由于经受了过多的艰辛和坎坷，花鼓戏剧团的人心散了，一些人改行进了企业，另一些人走穴打工自谋生计。有能耐、有门路的人都走了，剩下一批老弱病残的艺人，工资发不出，还欠外债四万多元，可谓内外交困。

时值1992年5月，县文化局委任我为花鼓戏剧团团长，这真可谓“临危受命”了。我目睹遍体鳞伤的剧团：办公室、排练场被他人侵占，宿舍、仓库破烂不堪，院内垃圾遍地……这让我一阵阵心痛的同时，也激起了我的“斗志”。作为从不折腰的花鼓人，我豁出命也要让自己的剧团重新站起来。不做乞丐，要当主人！

根据花鼓戏剧团穷困的现状，我抡起了板斧。第一板斧——奋力改革。顶着压力，迎着嘲讽，大胆走出“五字步”，即“采取一退休，二内退，三调出，四留用，五增补”的人事制度改革。县财政拨的25000元全用作老职工退休生活费。没有钱只有去挣！第二板斧——砍出生路。以十多名在职演职员为主体组队下乡，招收学员进行培训，收得的培训费作为在职职工的吃饭钱。边培训边选出好苗子，收进剧团精心培养。我们的汗水没有白流，经过辛苦培训，演员队伍花蕾初绽。第三板斧——打造精品，锤炼节目。采取新老结合，以新演员为主，老演员为辅，陆续排练出现代戏《苦柳》《柳风镇》《酸儿辣女》《灵芝草》《空花轿》，传统戏《姐妹易嫁》《墙头记》《三蹠寒桥》《审坛子》等大戏，同时排练一批小戏、折子戏、小品和歌舞。第四板斧——抢占市场。积极





与乡镇联姻、与企业联姻，送戏下乡，深入农村。星转斗移几轮回，执著铺就血汗路，奄奄一息的花鼓戏剧团终于在生死边缘又获得了重生。

“路是人走出来的”，可走出一条路的人却要付出何等的苦和累！生活里有辛酸，也充溢着欢乐，演出生活恰如正在上演的一台戏。演职员睡的是麦草铺成的“暖窝窝”，围着地锅吃饭，大家共同卸车搭台，在泥泞的地上铺上麦草就是演出舞台，雨中的演员一丝不苟地做戏，舞台音响只有两只大喇叭，演员转台只能坐手扶拖拉机，演戏的服装都是自己买布缝制的……

艰难创业，磨炼的是意志。经过全团的努力，剧团终于有了点节余。为了方便农民看戏，2004年11月，我们自己动手焊了一个小舞台，从此结束了淮北花鼓戏剧团建团以来下乡演出打地摊的历史。用塑料布搭上舞台顶棚，雨布充作演出地毯。在舞台音响上添置了无线话筒、两个音箱和调音台。转台演出由手扶拖拉机换成了三轮农用车。坚持创作新剧目，坚持下乡演出，不怕苦不怕累的花鼓人，原来的满脸惆怅变成了笑颜。人心稳定，运转正常，创作剧目接连获奖。对于淮北花鼓戏剧团送戏下乡、与乡镇联姻等做法，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栏目跟踪采访播放，安徽电视台《希望的田野》栏目组拍摄专题片《香飘花鼓》上、下集，《人民日报》《安徽日报》《拂晓报》等新闻媒体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报道，并给予了高度评价和鼓励。

优美的鼓韵伴随着花鼓唱腔从此唱响了宿城的每条街道和每个村镇……在那艰苦创业和奋斗求生的岁月里，那些甘愿献身的演职员的一件件动人的事迹，那一幕幕感人的情景，让作为一团之长的我，曾为之动容，曾为之流泪！

可喜的局面仅是一个开端，为达到下一个新的目标，我们仍需要继续奋斗……





## 第一组 艰苦的环境



1 始建于20世纪70年代的淮北花鼓戏剧团职工宿舍楼。于2006年12月16日，在市、区有关领导监督下签订拆迁补偿协议。2007年拆除。

2 当年的淮北花鼓戏剧团学员宿舍（楼上）、食堂（楼下）。



3



4

3 始建于20世纪70年代的淮北花鼓戏剧团排练场，2007年拆除。

4 1992年五交化公司补偿安置的淮北花鼓戏剧团家属宿舍，于2007年一并拆除。





5

5 1994年，淮北花鼓戏剧团在大营镇演出，早晨起床整理内务。淮北花鼓戏剧团在常年下乡演出中，以地当床，夏天地上铺条席，冬天在地上铺上麦草。



6

6 1997年12月27日，淮北花鼓戏剧团在与大营镇“联姻”演出中，地锅烧饭，小演员们席地就餐。

7 小演员们席地就餐。



7





8

8 1998年1月13日，淮北花鼓戏剧团到西寺坡镇大礼堂演出四天八场戏，小演员在天幕后用餐。

（前起）张华春、王雪影、李燕

9 1998年1月14日，淮北花鼓戏剧团完成了八场演出任务，又要转移了。小演员们在地铺上捆被包。

10 小演员们坐在手扶拖拉机上，奔向新的演出点。

11 迎着晨雾，演出团队又出发了。

